

# 拨开迷雾看女人

杜桂芳 著

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

## 目 录

### 1 我爱这份孤独的甘辛(代序)

#### 第一部

- 4 童梦里的秋天  
9 流去了溪水留下了山  
13 男孩的心和男人的花  
18 牵人情梦的故乡灯笼  
22 乡魂  
27 乡食梦

#### 第二部

- 32 女人峰  
36 浮水莲  
44 水仙花赋  
48 梦黄山  
51 除夕黄昏

- 54 | 爱与生命在这里缄默  
57 | 一个救苦救难的“世外桃园”  
61 | 人心上的四季

### 第三部

- 69 | 悲壮奇丽的失落  
92 | 女性悲剧的自我认识  
97 | 女人在何方  
102 | 拨开迷雾看女人  
106 | 男人不宜

### 第四部

- 113 | 岭南柳绿魂长归  
122 | 一幅和谐壮丽的黄昏图  
127 | 萧乾眼中的“南侨”  
136 | 苍海茫茫，斯人永在

### 第五部

- 149 | 此物最相思  
176 | 我追求的文学天空

## 我爱这份孤独的甘辛

(代序)

便是在那少年美好的时光，一场不该属于我的苦难，摧残了我蓓蕾般的希望。我幼小的心灵经不住此番人生风雨的袭击，正望着一方忧郁的深潭沉下时，文学作品的魅力，使我脱离了恶梦。

我不知道她是怎样走近我的，也不识她的全部深情。只是突然间见到了一个奥秘、广阔、辉煌的世界，她那神奇的情感和力量，一下子充满了我干瘪的心房。就此，我象着了魔，忘却了周围的一切，只把心事对它讲，只将泪水对它流……

谁料，少年时代的钟爱，青春年华的向往，无端又被狂风恶雨——五十年代那场历史的腥潮卷到了人类文明的荒丘。只见赭衣满道，玄钺罗门；万马齐喑，百卉凋零。我未成熟的爱，便在那片冻土中掩埋。二十年间，没了寄望，没了追求；人，只剩下了一副空荡荡的行躯。……

最难忘，那京城酒枯，万家觞筹，含泪喜庆劫后余生的时日。春光二度，撩起心中潜藏着的旧恋。这时我才知道，自己一直忘不了她，不能没有她。可一眼重顾

她那经刀光燹祸的洗礼而更加青春焕发的神韵时，我却放声哭了：我离她已太远，她于我已陌生！

回望逝去的年华，感知根基的薄弱，我焦急、痛苦、悲哀、警醒。一阵心的抽搐，我决意赶上去——人生理想的最后一趟车！

既然认定了目标，我开始为她受苦受难，为她担枷戴锁，为她流血流汗。面对因袭的责难、偏见和误解，迎着万箭穿来似的飞长流短、污蔑中伤，我默默忍受这一切，欣然咽下冬雪秋霜，也品尝着无可比拟的追求、努力的乐趣。

靠着她博大的胸怀，我倾听她从古到今如江涛般的豪唱，仰望她灵魂的星空那辽阔、深邃、神秘和美丽；她依依低吟，慷慨呼号，叫我迷醉，令我奋起……我从呀呀学语，到趋步征程，一步步地趟着这条无限延伸的，通向她灿烂的宫殿，而充满孕育中的艰辛，分娩前的阵痛，叠印着无数失败脚印的曲折坎坷的道路。寂寞里，我拥着一个无边无际的心灵世界；痛苦中，我享受着人生深沉而丰富的幸福。

我慢慢地、深深地懂得，世界就是到处都残缺，没有完美的人和事。所以才有叹息、苦恼、忧伤，有希望、理想和追求；才有李白上天入地的幻想；有贝多芬惊心动魄的双重性的搏斗；不幸和大智大勇升华了《浮士德》的辉煌和不朽，尖锐的痛苦和善良的祈望凝就了《安徒生童话》那博大、深厚的同情心；我喜欢巴尔

扎克笔下有血有肉，也倾心罗曼罗兰意识形态的漫画；还有泰戈尔湛蓝、纯美；李清照的隽永、宛丽，那都是辛酸泪水酿就的心灵酒浆……

我无限真诚地珍重文艺女神的圣洁；崇尚“多写，少发表——尤其是服侍艺术的最忠实的态度”；鄙视浮薄风露，左道惑人；深信“文艺女神的贞洁是最宝贵的，也是最容易被污辱的。爱护她就是爱护自己”。我将万分珍惜自己拥有的价值昂贵的孤单和冷落，祈求深思、洞察，开发心灵的园地，跳出自己的牢笼。我永远赞美白杨的气质；不惜落尽叶子，为把洁白的枝干伸向蓝天！

一九八七年初夏于汕头

## 童梦里的秋天

一场大火烧焦了我无忧无虑的童梦。父亲领着从火劫里逃出来的一家人，寄居于罗先生家里。那天晚上因为疲累，全家早早便睡过去了。深夜却被一阵尖锐的啼哭声和求救的呼喊声惊醒。我睁开眼，见父亲已经起床，正要下楼看究竟。隔墙房里的罗先生出来拦住他：“管不得，管不得。那是一对卖膏药的夫妇，男的三天两头就这样往死里打老婆。谁要前去劝阻，他们就会合伙来攻击你！”罗先生的话使父亲愕然。可是那呼喊声令人难忍，父亲还是不顾一切地冲下楼去。

我怀着忐忑的心扒在窗口往下望，只见昏暗的路灯下，一个男人举着棍子追打着一个女人，从对面屋里冲出来。女人支撑不住跪下了。男的还是不停地打。这时，父亲怒吼着“不准打人！”奔过去，用力拉开那个牛高马大的男人。那人立即转向父亲，没等他对准父亲的木棍落下来，女的已神速地从地面爬起，一头撞在父亲的胸脯上。父亲踉跄几步，倒在了罗先生的怀里……楼上的我也惊叫一声昏了过去。

“他们为什么那样呢？为什么呢？”清醒过来时我缠住妈妈问，心里直想哭。

“傻孩子，谁知道呢？”

“爸爸，告诉我，为什么呢？”我急得哭了，爸爸却只苦笑。

“罗先生，你说，他们都疯了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两年前搬来住，一直没停止过这种打闹。”

……事情接连发生，父亲只是摇头叹息，不再有什么行动。渐渐地，象巷子里所有的人一样，我家里的人也把那种奇怪的吵闹当为滨海的风声雨声一样平常，除了晚上注意关闭窗户，就再也没有说它管它了。

我既害怕又疑惑的心却不得安宁。每当那女人悲惨哀怜的哭喊声穿过夜幕，钻入我的耳朵时，我总是悸惧地爬下床来，蹑足走到窗前，透过木板窗门的缝隙，竭力去捕捉那团可怕地撕打着纠缠着的人影，脑子里幻映着小人书里见过的妖精鬼怪。不上几天，人明显瘦了，脸色青白。父母怕了，商量着便把我送到乡下外婆家。于是我便有机会见到旷野美丽的秋色。

那是我在城市里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来的画屏：一望无际的稻田流金流火，矮矮的山峦这里点着红，那里镶着绿和黄。农民们开始收割了，天空里弥漫着欢乐的气氛。一些鸡呀鹅呀狗呀之类的生灵，也在人群里玩耍觅食。还有一些跟在大人屁股后面的小孩赤着



脚，有的还光着下身，开心地蹲在田里捏泥土，唧唧呀呀跑来跑去……

看到这么活泼有趣的乡间，我的心一下子开朗，再不去苦想那个父母怕我想下去的迷糊尖刻的谜了。姨母做的糖竿，表姐削出来的竹箫子，把我逗得很馋很快乐。

第二天早晨我感到冷，同时听到窗外竹林里有种萧萧瑟瑟的声音。原来外面下雨了，捎带有些飘扬的风，把细细的雨丝拂来拂去，成了一片动荡不定的雨雾。这就是我幼年印象最深的秋风秋雨了。

在此微寒的雨雾中，妈妈撑着雨伞回城市去，把我独个儿留在只有大人没有孩子的外婆家。我竟愿意丢开刚刚见到的那么多新鲜有趣的玩意儿，缠着妈妈要跟她回去。外婆把我揽进怀里哄着，总算让妈妈走了。但妈妈被那拂来拂去的雨雾包裹着渐渐远去了，消失了的踪影，却叫我感到很寂寞很寂寞。

表姐讲着故事哄我睡。我记得妈妈的嘱咐，再不去想那对夫妇的事情。表姐故事里那些笑得格格响，在空中飞来飞去，给听话的小孩分送蜜桃的仙女迷住了我，梦也尽是梦她们。

半夜我忽地醒来，是被一种出奇的寂静吓醒的。想想要是在家，该又是那刺激人心的哭喊声发生在巷子里的时候吧？可这远离城市的乡村却静得使人生怕。我想妈妈，想她撑着雨伞慢慢地走去的样子，故而

急想知道外面雨停了没有，便摇摇表姐的手臂。表姐酣睡不动。我只好悄悄地爬下床，走过去扯开窗帘：啊，外面竟是一个明明亮亮的世界！山丘、田园、房子、树木……万物全浸在银水一样的月光里。湛蓝蓝的天空无边无际，美极了，也安宁极了。

我的心高兴得突突直跳。

可是月亮呢？这时候该是圆圆的，亮晶晶的月亮呢？我仰头找不到它，爬上靠窗的椅子把半个身子伸出户外，尽量勾起头来向夜空探视也找不到它。

月亮娘娘躲到哪儿去呢？我两眼汪着泪，怔怔地对着那静谧无穷的月光嘟囔。

表姐醒了，过来安慰我：“月亮到屋后去，它照亮这边，还得照亮那边呀！”

“月亮真好！”我擦着眼泪笑了。

我是什么时候离开外婆家的，如今已记不清了。总之是在我家有了住房以后。这样，巷子里那折磨人的一幕，也就从我的记忆里消逝。

想不到长大以后，我在电影《我的童年》里，竟又一次见到同样的情景：一对夫妇在街上互相撕拼，打得皮破肉绽，就是死活不准谁走近来劝架。当时我的惊诧难以形容。然而，随着久封不见的记忆与影片里的情景重迭时，令我惊心动魄的，却不只是昔日那把我幼稚的心灵折磨得痛苦不堪的，关于人性的说不清道不白的神秘；更还有那片抚慰过我、塑造过我的，明

丽、辽阔而又扑朔迷离的山村原野，那浓浓的雨雾和淡淡的哀愁。

我苦苦思索“人”这种“东西”的复杂性、难解性。

我深深缅怀那片在我的心灵深处永抹不去的秋天！

一九九四年五月

## 流去了溪水留下了山

那年我七岁，姨父把我接到乡下去，说是表姐就要招亲。

我高兴极了，因为能重返我幼年生活过的乡村，再见到温柔美丽、爱我疼我的表姐。

妈妈给我裁了一件小旗袍，又为我修面理发，把两条货郎鼓似的小辫子合编成了一条，抹得油光滑亮搁在脑后，临行还频频叮嘱我：“外婆家讲究礼仪，你切不可弄脏衣服，举动不可太随意，凡事听姨母吩咐……”

“招亲是怎么回事呀，妈妈？”我不懂得妈妈郑重其事的缘故。

“招亲也是嫁人，只是象娶媳妇一样把新郎招进新娘家里来罢了。外婆三代无男丁，姨父也是招进来的。这是外婆家的大喜事，里里外外都必须办得妥妥贴贴，象模象样的。流去了溪水留下了山嘛……”

啊，流去溪水留下山。讲得多美！我不懂这话的意义，可心中充满神秘的欢乐。

事情的确办得很气派，尤其是那精美非凡的喜宴。

切亲前一天，一家人忙到深夜，把各种事情都准备妥贴，宴席制作到天明。

我依在表姐身旁，看着两个女亲戚为她梳妆。本来就长得如花似玉的她，此时安静地坐在那里，拉着我的手摩挲，象是在对我倾诉无声语言。她的手很凉很凉，眼睛噙着泪。那晶亮晶亮的泪珠间歇着却无穷无尽地滚下两腮，女亲戚因始终无法给她上妆而焦急万分。

表姐你并不离开妈妈呀，哭什么呢？你的眼泪流呀流呀，这就是妈妈说的溪水吗？可是山呢？山是什么？

我无法猜透表姐的心事，又记着妈妈的话不敢乱问。后来悒了，表姐让我睡觉去。

我向厢房走去，却在经过长廊时，被从大厅堂里射出来的灯光吸引住。

这是一个多么明亮美丽的世界呀：大光灯亮如白昼，十张八仙桌全摆上了一盘盘精心制作、装饰得花团锦簇的菜肴；每张桌面中央，于图案式的盘盘碗碗间，置放着一个三四尺高，晶莹透亮的白糖“仙塔”，塔的顶尖和一层层飞檐斗角的尽头，点染着青的或红的色彩。在灯光的照耀下，十席美筵十座塔互相辉映，把雕梁画栋的大厅渲染得如同仙境般迷人。

我惊讶得叫了起来，呆呆地立了一阵，然后小心翼翼地走过去，绕着一张一张的桌子，满怀欣喜地看

看这个，又看看那。睡梦里，那些“仙塔”还在脑际飘浮……

天大亮了，姨妈赶来叫醒我。哟，新郎来了，招亲仪式已经开始啦！屋里屋外一片鼓乐声喧，穿着猩红色旗袍的表姐颤颤地由两个女人搀着，同比她高出半截的新郎一起行大礼，做各种动作，直闹了半天。我心中怀着厅堂里那片美景，眼睛老往那边瞄，比谁都快乐。

开宴已是黄昏，却只有男客才被请进大厅堂。小孩和女客由姨妈领着在后面小厅入座。我一边谨慎地吃东西，一边想象着大厅堂里的情形，猜想着那些彬彬有礼的男人们，一定很开心很虔诚地欣赏那奇美的一切。

好容易待到夜阑人散，小孩子可以随便走动。我高兴地向大厅跑去，可是，一切都变了，那美丽辉煌的场景全变了！桌面上杯盘狼藉，乱七八糟地堆着残羹剩食，骨头果壳；“仙塔”被拆了，吃了，崩塌了，融化了，难看得令人恐惧……我心里一急，呜地一声哭出来，两手掩住眼睛蹲了下去……

整夜我悸惧不息，第二天便哭闹着要回家，把妈妈的嘱咐全丢脑后。

表姐过来安慰我。她也变了：神情更加落漠，粉黛阑珊。眼睛变成了两座红红的小山。我心里益发害怕，哭得更凶了。姨父摇摇头，只得把我送回城里来……

大约一年以后，我想念表姐，吵着要去看望她，妈妈沉默不语，后来只好告诉我，表姐已在孕育中去世，死于先天性心脏病。

那年她才十八岁……

事情过去了几十年，我的悸惧和悲伤，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忘。然而一种情绪，却仿佛深刻在我的生命里，竟叫我成年至今，再不愿意参加任何人的婚礼。尽管常常因此被责为“不近人情”，可是我没办法去，不得已去了，便会兜回满怀的忧伤。而出席宴会却是难免的，也说不清什么缘故，每当席中觥筹交错，笑语喧然的时候，我却会突然悲从中来，感念万端……

我的心也留下了山么？什么山呢？……

一九九四年十月

## 男孩的心和男人的花

他是我与之交往的第一个男孩。

那年我读小学二年级，突然班里来了一个插班的男生，并且被编与我同桌。

他长得很秀气，腼腆得象个大姑娘。起初我对他没好感，甚至带着敌意，冷冷地坐在一旁，占着我的“地盘”。只要他的东西放过来一点，我就会不客气地把它“请”过去。他好象并不在意，规规矩矩地把东西放好，合理地使用他的那一半。我不讲话，他也不讲。不同的是我的眼光是傲慢的，而他却很和善，好象个懂事的小大人。

我忽而感到委曲，练书法时故意把墨砚放在中间，出大力磨墨。墨汁弄脏了他的桌面。他先是一怔，然后默不作声地撕下一张便用纸，把桌面擦干净，又撕下一张、二张，把墨砚垫了起来。

“哎呀，别动我的砚！”我嚷起来。同学们不约而同地朝我们这边望。他脸一红，咽下一口唾液，和善地微微一笑……

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好多次，我的委曲变成了内疚，变成了新奇。一天放学，我恰好同他走在一起，到



了拐弯处，我象喊小弟弟那样突然叫住了他，伸出我的食指，他一见也伸出食指。我们“勾勾”了，友谊就从这里开始。

其实他比我大四岁，而且干什么事都比我胜一筹。算术他考100分，我得98分；语文他得88分，我85分；扫地他比我快，我落下的垃圾总得由他来收拾；……只有一次是平行的，那就是演话剧，他扮兔爸爸，我扮兔妈妈，我们演得很开心。兔妈妈因为骄傲被狼吃了，“他”假装着哭，还哭得很伤心呢。

这一切都很平常，却也很新鲜。它象一张白白的纸，描上几株绿草，沾着露珠，淡淡地留在我心头。

半年后，海滨市区遭了一次特大的海荡，潮水淹没了大片民房。他随父母搬到桂毓里来住。这样，我们又成了邻居。此后不是他来我家，就是我去他家。做作业呀，讲故事呀，玩各种游戏哪……

我们的居所靠近韩江。那时候的韩江水又清又甜，爸爸专用它泡茶。我每天放学后都得用一个瓷罐到江边给爸爸提水。他也天天背着书包赶来帮我去提。到了江边我们总先修“石城”，筑“沙垒”……然后才下江汲水。

韩江背后是中山公园。那里有成片的草地和成荫的树丛。隔江望去：地，绿得又深又远；天，蓝得又高又阔。黄昏时候，夕阳变换着它的色彩，那景致真美丽。每一次他兴高彩烈地跑下江去汲水，又满怀高兴地跳